

麟書
楊帝海山記
楊太真外傳
竊憤錄
謝小娥傳

求心錄
楊帝開河記
高力士傳
南爐紀聞錄

中山狼傳
楊帝迷樓記
裴伯先別傳
御製紀夢



南
燼
紀
聞
錄

辛棄疾 著

中
華
書
局

此據學海類編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南燼紀聞錄

宋 辛棄疾 著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京師立春節先是太史局造土牛陳於迎春殿至日太常寺備樂迎而鞭碎之此常儀也是月初五日夜守殿人聞殿中哭聲甚哀且聞擊扑之聲移更乃止泊明觀之其句芒神面有淚痕滴漚襟袖猶濕吏白有司遂更修補以終其事識者知其非吉兆也初九日邊報金兵留屯河朔猶豫兩持似欲復犯京師太上皇遂出南薰門往南京十九日報金國大兵已分布河上敗河淮兵梁師成棄城而走兵遂渡河二十九日兵至毛桃岡即驪平岡駐軍作大寨居民奔入京師老幼死者蹂躪於道閒有強壯劫掠外城放火焚燒二千餘家二月初二日金人圍京師攻諸門甚急十一日以聶昌爲都太守禦提舉司虜遣使入城請和乞以黃河爲界二十一日京城戒嚴金人兵退封丘寺需索金銀牛酒犒師依契丹倍增歲幣朝廷許之三月金人退兵北去至襄州國相有文字至軍門乃粘沒喝之文也其略曰今南北以求和好許增歲幣仍有割河之請未有定議今大軍已駐河南河北諸郡已定彼若不從則我持其物而求其遺此計之上上也于是金兵雖明言北歸其實只在河南未嘗解也初九日金國粘罕加封征討大元帥仍令從便宜行事且降書曰今南伐之兵已逾河濟洛直犯汴京雖湯武之威不復有過甘辭誘和以俘其主比聞彼上皇南幸可候比入京口併兵攻陷俘虜以歸係頸以帛朝之宗廟我之願也

昔我之攻契丹，童貫持二以俟我。今既得勢，安可不順天命以殲滅，而興萬世之業乎？昔楚子國也，尙能殲滅陳蔡，我師威行電掃，前破契丹，如摧朽拉腐，乘勢不取，必貽後悔。俟其復京，併力困之。此萬世一時也。若欲議和，以河爲界，實所未當。天福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元帥府施行。十五日，粘罕遣人入城上書，請歲幣金繒及車輅鹵簿儀式，及請移文河北諸郡，日下罷兵交割。二十一日，金人收河南北岸兵馬北去。五月，少帝上書，請上皇歸京。八月，粘罕大軍屯駐薊郡，且遣使至，賀上皇歸京，其實探伺也。九月十一日，粘罕又使人入京求和，仍索金繒以緩我師。朝廷大臣皆無智謀，俱幸喜姑息，於是上下苟安，不復有邊虞之策矣。十一月十七日，河北報金人入，粘罕下令大兵南行，已及河界。十九日，復圍京師。二十五日，京師陷，金兵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虜營，而議和。及割地事。十二月初五日，遣兵入城，搬運書籍，并國子監三省六部司式官制天下戶口圖籍人民財物，及宗正牒譜。初九日，又遣人搬運法物車輅鹵簿太常樂器及鐘鼓刻漏，及一應朝廷儀制，取之無有少遺。十九日，京師雪深數尺，斗米三千，貧民飢餓，布滿街巷，死者盈路。又肆兵剽掠，攘奪富家，有一金將，在天津橋，卽天津州橋也。割甲士百有餘人，人民不敢過此。壯者爲之剝脫而殺之，婦女美麗者留之，往往城中閉戶不復出入。時有柔福帝姬侍從三十餘人，將欲入內，其賊使人叱止之，呼令出轎。帝姬泣曰：我貴家子，天子爲我兄，安可出見金人，使左右急行，兵怒使人拽止之，且又令人拖出，使前徒行。金人笑曰：美婦人也。問曰：汝有夫乎？帝姬泣不能對。良久曰：今兩國已和，汝安可如此無禮？其人曰：我兄爲北國大臣，富貴無比，若能爲其妻，不異汝

南朝富貴也。語畢，使之徒行。復顧謂帝姬曰：「吾有香纓一枚，可以代我兄爲定物，遂於懷中探真珠香囊一枚，手持以獻。帝姬不肯受。金人執帝姬，手令受之。金人乃笑而退。其後皇族北去，帝姬竟爲金將兄所得。蓋粘罕之次弟也。粘罕兄弟三人，長粘罕，爲國元帥，次澤利，金國北部大酋長，昔滅契丹，首擒天祚者，卽其人也。又次弟野利，見爲大將，圍京城先登，陷京邑，領兵駐天津橋者是也。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且言國主有令，于京師選擇十八以下女子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祇應，於逐坊巷二十四廂集民間女子，選擇出城。父母號呼聲動天地。其女子往往爲金人淫污，留而不遣出城，亦不令歸家。靖康二年正月一日，金人入城朝賀，不行禮。初九日，北國主下令粘罕曰：「比聞已破汴京，所獻物色不甚爲急，可速擇異姓立爲主，以慰民望。我遠居北國，南地非我所便。」南宋二主可令來朝，事貴速行。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十三日，金人軍前降指揮言：「北國有旨，令契丹國海濱侯耶律延禧及西夏侯李智先與南宋皇帝等并大元帥粘罕及皇弟吳乞買同上大金皇帝徽號，及命有司擇日行禮，請皇帝詣營署名進奏。」十四日，再遣人請車駕來，日詣軍前進奏表。十五日，車駕不肯出，金人遣人入朝，持出上金主尊號表。有云：「輔天佐運應道法古至德皇帝之文。」仍書云：「臣姪南宋皇帝又于下請署御名，上觀之，嗚咽下淚。且曰：『臣上失孝道，貽憂上皇，下失君道，罹禍萬民。今幸兩國和好，苟屈己以存孝道，朕復何辱？』金使持筆進，請皇帝書名乃去。十七日，金人遣使入城，稱北主有命，宣示南朝太上皇，其使且去，少頃復見太上皇。太上皇令左右接書，使者云：「北國主勅請皇帝自受。」太上皇歎嗟不得已而接之，書曰：「北國金皇帝，書付。」

弟南朝宋皇帝。近者北遼無道。殺伐無止。朕既殲滅。以甯人民。以開皇圖。大有華夏。比緣奸臣童貫蔡京。誑誤兩朝。以致禍亂。使勞我師。遠至汴京。今已救時弔伐。以遂和好。叔姪是敘。進幣是行。汝可應令。保育天和。以撫萬民。以河爲盟。萬載一決。吾無僞言。汝其知矣。天輔十年月日。其詞泛濫虛僞。皆甘誘不實之語。不復備錄。其使仍口傳北國主意曰。皇帝起居南朝皇帝。今已結好爲皇帝兄弟。不許一切生疑。仍可罷兵。今將到眞珠袍一領。是國主皇帝朝服。今獻上皇帝。請收領良久。請皇帝稱書不可。今兩國通和。可進上謝表。太上皇曰。稱表。使者復言曰。北國皇帝本意廢趙氏。立異姓。如天皇故事。我元帥諸貴人勸免其事。且止。陛下尙不從順。其大兵恐不可已也。今大兵再至汴邑。不比去年。幸陛下照察。不可以小屈而亂大謀。帝嘆息從其請。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出榜通衢曰。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今者兵馬遠來。所議事理。今已兩國通和。要得金一百二十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於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臬。分廂拘括民戶金銀釵釧環釧等。星銖無遺。如有藏匿不齎出者。依軍法動輒殺害。往往刑及無辜。二十三日。金人遣使入城。持北國書曰。今兩國通和。所有合理事件。仰元帥府請南朝皇帝到軍前商議。可否申奏。二十九日。金人遣使入請車駕出城。且齎到北國書曰。今已破汴京。二帝不可復居。宜於族中別立一人。以爲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封太上爲天水郡王。少帝爲天水郡公。於東宮外築室居止。文字到日。仰元帥府請宋王到軍前共議申奏。使者曰。國相元帥數數請陛下出城。同共議事。陛下不肯出。今發北國皇帝手詔。陛下之意何如。少帝曰。卿且退。容商議。使者曰。事急矣。從則福。逆則禍。陛下爲臣下所誤。以至

於此。今復取臣下之言。恐禍在不測。況北國皇帝寬慈正直。不比你南朝反覆無狀。頃之使者辭色俱厲。不拜而退。二月二日。粘罕部左統軍郎遊利。將甲兵七百餘騎至內門。稱有兩國利害見國王。左右入奏。少帝登門。郎遊利厲聲曰。元帥遣我上聞國王。前日已遣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相報。使我元帥無可奏知北國皇帝。今特令我來見國王。其事若何。兩日不見來意。禍不測矣。蓋昨已有盟在前。不欲倉卒。今先此上聞。伏取皇帝指揮。少帝曰。已降指揮。今月十一日出城見元帥。可報知。所有事候面見元帥說及。爾且退。郎遊利曰。陛下十一日若不出城。元帥更不來商議求請也。復白帝曰。我衆人馬七百餘人。欲得少犒。每人要金一兩。望陛下給之。時左藏庫金帛已罄竭。乃於宮中需索。得金環釵等八百兩與之。其人不謝而去。十一日。車駕出幸金兵營。百姓數萬阻隄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既出事在不測。號泣不興行。帝亦泣下。范瓊按劍怒曰。皇帝本爲兩國生靈屈己求和。今幸虜營。旦去暮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罵。爭投瓦礫以擊之。瓊以劍殺死數輩。蓋攀轅之人也。車駕遂出城至軍門。軍吏止皇帝於小室曰。元帥寢未興。可俟於此室。移時有小黃頭奴至曰。元帥請國王。時帝步行至階下。粘罕下階執其手曰。臣遠國酋長。不知中國禮儀曲折。乃揖與升階。左右坐。帝西向。粘罕東向。移時不語。左右各執利刃大刀。所侍皇帝。僅祇應王福周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使左右以所降北虜詔旨。別立賢君者示帝。帝視之不語。粘罕使左右白帝。帝曰。敢不從命。苟利生靈。以息兵革。願何事不可。粘罕復使左右白帝曰。既如此。請國王陛下朝暮候北朝皇帝聖旨。乃令介人引帝歸幕。俄有人進酒。

食。帝不復舉。移時。少帝問左右曰。可白元帥。令吾歸宮矣。所議事既從。他無餘策。左右白。帝曰。元帥造表。請皇帝同發。來日早行。未晚。帝默然。左右又送飲食。伶人作樂。帝吁噓不能食。時夜圍寒甚。帷幙風急。坐不能安。倚案凭坐。左右勸勉。帝涕泣不言而已。俄五更。有人至帝前曰。請國王同元帥發表。令介人引至帳下。旋次升階。唯有一案。設香燭。粘罕使左右以其表示帝。帝觀之。其詞曰。臣姪南宋國王趙某。今蒙叔北國皇帝聖旨。令某同父退避大位。別選宗中賢君。敢不遵從。今同元帥申發前去。其次居止及別擇賢族。未敢先次奏聞。候允日。別具申請。書後復如前請。帝署名。帝從之。封緘畢。帳下馳一騎。黃旗素馬前去。訖。方命左右設椅。粘罕南向。帝東向。少頃。有一紫衣人自外至。粘罕與帝竝興身。紫衣人望帳下馬升階。坐。西向相揖。各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國皇后弟也。傳宣至此。催促陛下議論事。帝唯唯。復令進酒。時天氣甚寒。帝連飲二杯。紫衣人曰。陛下宜且止此。晚刻而奉北國皇帝指揮事。與陛下言之。揖退。令左右引帝歸幕。帝回視粘罕與紫衣者。尚同坐飲。帝歸至幕。天尚未明。少凭几上。寒不成寐。左右有綠衣者。語帝曰。臣河北人也。爲大兵所擄。本是陛下赤子。使令監視陛下。今入虎穴。出無由矣。陛下若能屈節於紫衣之人。庶幾少有更改。不然。無路歸國矣。語訖。回顧而去。良久再來。手持羊肉一塊。進曰。陛下可少啗以禦寒。帝不能食。卻之。因問綠衣者曰。汝何姓名。今爲金國何官。答曰。臣姓趙。名保安。今爲國相親吏。蓋臣有二妹。皆有姿色。爲粘罕寵嬖。故命爲親從。以察伺陛下行止。因問曰。早來紫衣。何名何官。答曰。此北國皇帝之后弟也。姓野耶葛名多波。今爲十七軍都統。位粘罕之上。今暫來此。要往東京取選擇到後。

宮女子一千五百人。三兩日北去也。少頃天明。有褐衣從者十餘人。列侍帝之左右。語言不可辨別。俄聞報曰。統軍來相見。帝迎之。乃早上紫衣人。帝與之接坐。語不可曉。帝惟加禮。告以周旋。少不回答。顏色命左右指瓶中物。左右因以酒進。紫衣者舉大杯。連飲四五盞。帝亦舉一二盞。酒退。顧左右謂帝曰。兀移大多。左右解之曰。兀移大多。安心也。蓋胡語。兀移。安也。大多。心也。揖而退去。是月三十四十五。上在幕中。粘罕使人守禦。且稱候北國皇帝回命。到日可歸。十六日。粘罕使人召帝至帳下。升階東坐。俄有吏持文書案牘示粘罕。階下刀斧簇一紫衣貴人。帝視之。乃宗正士侃也。粘罕使人謂士侃曰。今命汝入城。說與汝南朝宰相。于見族屬中。選擇一人。有才望賢德者。同你及合朝大臣保明密地申奏。以準備金國皇帝有旨到來。別立賢君。語訖。揮使退去。又擁一皂衣吏至階下。粘罕使人謂曰。汝于東京城內擇一寬廣寺院。可作宮室者。欲于其中作二王宮。速置辦。言訖。指揮去。帝起白粘罕曰。所指揮事。一一從命。容某入城視太上安否。以報平安。使得盡人子孝道。實元帥之賜也。粘罕首肯。促左右進酒。帳下有伶人作樂唱言。奉粘罕爲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聖人也。吾安可及其萬一。復觀其人而語帝曰。這幾個樂人是大宋人。今日煞好公事。又笑謂帝曰。來日教陛下入城安撫上皇。七日內。北國皇帝詔到。再來請陛下到軍前。不可相推。良久。遣左右送帝歸幕次。坐久。有人傳元帥命曰。來日一面歸宮。不必更來帳下也。十七日早。有綠衣者來。謂帝曰。元帥有命。令陛下還宮。良久進食。有數人引帝出幕。至軍門。遙見禁衛列於外。車駕入城。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大雨雹。城中金人剽掠尤甚。小民號泣。夜以繼日。金人引火焚載樓門。

二十二日粘罕遣人入城。自帝曰：前日所說擇賢擇地作宮室二事，可速計置。一二日間，北國皇帝有文字到，便要使用也。帝唯唯曰：一面議論時，衆議皆推康王，及欲將南安寺爲宮，以自粘罕。二十六日，金人復命曰：來日文字到，請國王到軍前見元帥。二十七日，帝往攝芳園，見太上父子相持泣涕。及太后鄭氏同坐，帝奏太上曰：臣不孝不道，上貽君父之憂，下罹百姓之毒，殺身不足以塞責。今北兵見迫，日以擇賢君爲言，臣與陛下吉凶共之。且以弟康王爲主，庶不失祖宗社稷。幸之大也。時韋妃侍側，卽康王之母也。言曰：二宮旣許以康王繼位，中興可俟。然外鎮須假主盟，陛下可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金人狡詐，必不止於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二宮必不肯留於京師，惟陛下熟計之。二十八日，帝與太上同早晚膳。粘罕遣人入城，餽太上酒十瓶，言北國皇帝所賜者。三月初二日，粘罕遣二人持書一詣太上，一詣帝前曰：今日北國皇帝所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指揮。至日中，又遣人促少帝及太上皇竝至軍前議事。至晚，遣人不絕。又云：若太上皇不出城，不妨先遣皇帝至軍前。初三日，車駕出幸虜營。至帳下，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爲主，遣人持詔書示帝，遙遠不可復辨，使人擁帝降自北道，入小門，至一室，籬落殘缺，守以兵刃，自辰至申，未得食。帝涕泣而已。先是帝將出幸也，書便可卽真來救父母，押九字于衣領。蓋將付宰相何桌，以召康王興兵，以圖恢復中興。且在路中傳旨付開封府曰：趙氏孟子可爲檢討付來，其意指延壽宮孟太后也。是日，帝在室中，至暮，有一番奴持食一盤肉一瓶酒於帝前曰：食之。帝泣而言曰：父母不復顧矣。番奴曰：無憂父母，旦夕與汝相見矣。其夜無牀席可寢，但有木凳。

二條而已。亦無燈燭。窗外數聞兵甲聲。時天氣寒凜。帝達旦不寐。天明有人呼帝出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者數十人。引太上由傍門小路而去。帝欲前問太上。左右止之。帝哭不勝。初四日至十五日。開皇族后妃諸王。疊疊至軍中。日夜不絕。太上與帝各居一室。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惟鄭后朱后相從。其他王妃帝姬。各爲金虜貴人分去。京師百姓號泣。七日不止。以至攀阻太上及帝車駕。不使出城。復爲范瓊所殺。今更不述諸王妃事。只紀二官家行也。十六日。粘罕坐帳中。使人掖二帝至階下。傳北國皇帝旨曰。汝父子上負祖宗。下負民物。恣爲奢侈。忘公徇愛。以至結釁外國。禍延內州。天人俱棄。不可復君。宜擇異姓。以代宋後。令元帥府責問。開封府吏以下。保明策立。仍令趙某父子前來燕京。令元帥府差人遣發前來。帝與太上聞言。相對涕泣。不能言。粘罕曰。所擇康王。今在何處。帝曰。不知也。粘罕謂左右曰。急持書。開封府索康王。少刻。與太上共居一室。侍衛數人皆醜陋。而其言語不可辨。帝與太上自此日。惟一飲一食而已。夜宿竹簾之次。時天氣風寒。侍衛人取茅及黍稷作烟火。太上與帝同坐向火。至明日。粘罕命左右以青袍易二帝所服。以常婦之服。易二后之服。侍衛之人。以南家子呼帝及太上。飲食與彼同。戶外甲兵甚衆。十七日。粘罕使騎吏持書示太上及帝曰。元帥遣汝趨燕京。朝皇帝。已召康王至軍前同去。南朝已立張邦昌爲帝。國號大楚矣。帝與太上竝涕泣。時鄭后因此喪亂。心腹疾作。癰不可忍。臥于木凳幾絕。朱后爲之撫摩。四人相對泣下。騎吏怒曰。元帥令已下。來日發行。詐疾欲何爲者。少帝告曰。母后心腹癰。不可忍。君獨不見其面色。安敢以詐爲。某失孝道。使父母至此。倘肯見憐。以杯藥或沸湯見賜。他日厚報。衛

吏顏色稍和曰。此間無湯藥。遂叱左右以沸湯一杯進后。后飲。癰稍止。泣曰。妾之不幸大矣。國破家亡。雖生何益。是夕宿於野寺中。十八日早。騎吏前曰。可行。牽馬四匹。令太上及帝二后乘之北行。二后素不能騎。騎吏遂掖而乘之。鄭后病未已。伏轡行。十餘里。路傍有數人見之。泣曰。皇帝父子北去。我百姓何日得見太平也。因奉飯羹。二小孟進太上及帝朱后分食之。粗糲不堪。食時。騎吏從者約五百餘人。皆衣青袍。與二帝不可辨。帝問父老何以知之。父老曰。吾以面色觀之可見。況傳聞車駕將欲入京。故知之。帝曰。吾母心腹有病。汝有湯藥否。父老對曰。無止有少許鹽酥。可煎而進之。騎吏恐其滯住。促行。騎吏掌行者千戶。自言姓幽。西名骨碌都。常以言戲朱后。復恣無禮。嘗路行之次。朱后下畦閒旋溺。骨碌都從之。乃執后臂曰。能從我否。朱后因泣下。戰不能言。遂亦發疾。不能乘騎。骨碌都乃掖后同載馬上行。至晚約三十里。宿一寺中。閨寂空寺也。是夜月初上。明照廊廡。骨碌都使人持茅爇火。烹食以啖二帝。於室中。二后皆病。不能食。骨碌都乃手自煎羊肉以飼之。曰。汝婆婦休惱。我保護你四箇到燕。是夕。鄭后寢。朱后驚悸不已。心腹作癰。骨碌都以手撫其腹曰。病已病已。三祝之曰。尙強。尙強。其無禮若此。至天明。言於少帝曰。爲我說與你妻。善事我。我卽保汝爲相報也。十九日。至東明鎮。骨碌都早食。與帝及太上二后竝食於酒店。時鄉鄰荒殘。無復人烟。百里有屋一二所。朱后疾愈甚。少帝涕泣。日夕不止。不能食。骨碌都怒曰。汝在汴京三千餘口。皆流徙于北矣。其女子貌美者。爲人所取。何獨眷一朱皇后。不以結識諸曹。以作前程之計。吾素非胡人。乃大朝人耳。亦以妹奉元帥。故得身至大將。富貴無比。今幽西骨碌都是元帥改之耳。我

本姓王河洲人也。汝父子爲官家，嘗運花石綱役，使天下人苦虐不堪言。今至此，天報耳，尙何怨耶？少帝於是不敢復言。但日歎歎而已。二十日至封丘鎮，早食山坡之下，馬齧草相踴，而飲食皆坐地上，無復椅桌。時雨霽泥滑，路淖不可行。帝與太上及后皆在泥中蹲伏，飲食粗糲，形容黧黑，目睛竝昏，傍有井水，太上誤墮其中，衣服沾溼，骨碌都拯而出之，驚失躍，傷鄭后之足。朱后手絞太上之衣，去其水而上馬以行。是夜宿館驛中。二十一日，行次黃河岸，欲渡河，見渡船有自北來，上立皁幟，中有紫衣人呼骨碌都曰：「北國皇帝約四月半至燕京，今已三月盡，可速行之。」語次，骨碌都數以目視朱后，且哂之。紫衣人知其情狀，拔刀執骨碌都曰：「汝本一冗賤，吾兄待汝至此，今安得與婦人私而稽緩其行程？乃殺之。」投尸於河。顧謂帝曰：「爲吾說此婦人爲何人也？」帝曰：「某妻朱氏，骨碌都數有無禮侵犯，苦無告處，將軍今殺之，無乃雪我之恥乎？」紫衣曰：「汝識吾乎？」吾乃元帥弟澤利也。帝拜謝，后亦拜之。至暮，乃抵北岸，及至衛州垣邑縣之西安鎮，駐軍宿焉。是時，澤利所領兵甲千餘人，并舊騎吏兵二千人，割寨寒夜月明，澤利所帶婦女四人，遂置酒，命二后同席共飲。二后聞之，不勝其辱，不能卽席。澤利曰：「汝病不能飲，可持此二杯飲汝二王。」其恩當候他日報我。乃遣二后持酒入房，以飲帝及太上。二十二日，入衛州城，百姓皆以爲金人，不知中有二帝。二后時有買賣者入館舍或寺中，與金人皆易飲食，及二帝爲金人所閱，居一小室，侍以甲兵，甚嚴密。日中始得豆餅四枚，四人共食。時百姓或有知其事者，自窗隙中饋以飲食，間或又爲守戶者所奪，在彼留半日，是夜復出城外，行三十餘里，宿于安國鎮之北明王寺。少帝以飲食不接，驚悸不安，漸生泄瀉之

疾日走數十里。又爲監者所訴。惶懼不敢言。二十三日。至懷州入城。澤利往往侍酒。無禮二后。或時窘罵二帝。城中有富家數十戶。澤利遣人剽掠酒食財帛。子女以自娛。又嘗鞭撻下人。是夕。帝渴甚。告監者取水食。偶澤利過前。見之。遂手殺其人于帝前。帝大驚。澤利願謂帝曰。可安穩到京。莫得生事。若不是郎主要活底。你死已多時。自是帝見澤利。必驚惶移時而後定。二十四日。至信安縣。帝及太上太后皇后。離京未嘗滌面。至是見野水澄清。四人方掬水以洗面。盥滌相視。哽咽不勝情。傍有人獻牛酒于澤利。拔劍切肉啖食。飲酒連五七盞。以其餘酒殘食餉帝曰。食之前途無與食也。復視朱后笑曰。這一塊最好。你自喫之。方飲酒次。或有人言知縣來相見。乃見一金人。褐淨綠袍。皂靴。裹以小巾。執鞭揖澤利。又分酒食羊肉。同坐飲。食移時。澤利乘醉。命朱后勸酒唱歌。朱后以不能對。澤利怒曰。汝四人性命。在吾掌握中。安得如是不敬我。以所執鞭欲擊之。后不勝涕泣。乃持杯作歌曰。幼富貴兮。厭綺羅裳。長入宮兮。陪奉尊陽。今流落兮。委頓異鄉。嗟造化兮。速死爲強。歌畢。兩手持杯向澤利曰。元帥上酒。澤利笑曰。歌中詞句最好。可更唱一歌。勸知縣酒。后再歌曰。昔居天上兮。珠宮天闕。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屈身辱志兮。恨何可雪。誓速歸泉下兮。此愁可絕。乃舉杯向知縣飲之。澤利起。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欲手格之。力不及。爲澤利所擊。賴知縣勸止之。曰。可更唱歌。勸將軍酒。復舉杯付后手中。曰。勸將軍酒。后曰。妾不能矣。願將軍殺我。死且不恨。回身欲自投庭前井。左右救止之。知縣曰。將軍不可如此迫他。北國皇帝要此四人活底。朝見公事不小。酒罷。各散去。是日。四人無晚飯。澤利使人監視愈甚。以至執縛于柱。毀罵百端。惟待朱后稍緩。蓋

澤利思私之也。二十六日至徐邨。自信安縣行至徐邨二百餘里。竝無人烟。澤利分兵一半先行。持文字報捷。先至眞定府。留一半護衛。是日申時。自北來軍馬三百餘人。首領見澤利。下馬作禮。語言鄙直。不可辨。忽其中一句可辨云。已遣四太子下江南。到建康。二十七日。到白水鎮。朱后又欲投水。鄭氏掖止之。澤利怒曰。可縛之。乃與鄭后連索臂腕。夾於馬隊中而行。望見一堡極高。上有旗幟。書周鄭二字。良久。寨門開。有士豪兵甲約五百餘人。皆長槍大棒弓箭徑來冲擊。澤利與之合戰。流矢中太上傍一番人。太上懼甚。其來兵乃河北鄉民強壯聚集保護鄉邨者。自辰至申。鄉民爲澤利所困。稍稍敗去。駐軍大林中。有執鄉民者。澤利呼前而語之曰。這四個是你大宋皇帝皇后。今放汝歸去。告報諸鄉。卽日歸降。遂令二帝及后四人言。我是南朝官家。今往燕京朝大金皇帝。鄉民不覺淚下。謂帝曰。我這一鄉。周鄭所聚三千餘人。北連眞定。南接懷衛。約有三十餘處。此是鄉兵強壯者。日日舉首南望。要見南宋官軍前去。共破金人。今官家被其執縛。我等鄉兵不久自散也。又聞康王入南京作官家。不知如何也。澤利曰。康王也被捉。從後面來矣。復令放所執鄉民去。是晚。帝及后皆宿於野中。上無遮覆。至半夜。有微雨。雷自北起。衣服皆垢膩。爲雨沾溼。至曉雨大作。泥雨中行數里。方及一寺。駐軍于中。方得少息。移時。雨息。水溼徧身。二十八日二十九日。竝在荒野中行。不知里數。其番騎皆于馬上食乾糧肉。及有擄掠到飲食。隨行取水煮食。帝及后微得些食。二十九日晚。澤利解衣數件。泥污皆徧。令朱后就野水洗濯。朱后不能舉手。鄭后共分洗之。二帝亦于水邊自洗身上泥污衣服。是日天氣稍和。望林木中青翠山色可愛。野水清淺。自山中流出。正駐

軍處有二騎手持黃文字至澤利前曰速行速行澤利唯唯其人向前鞭馬而去四月初一日至真定府城下不入城自此催促急行不得少緩是日不住行飲食止令馬上吃乾糧肉早起至晚約行百里宿一古寺初二日二帝立寺門外澤利立山門上遙見一簇軍馬自南而來約有五百餘人中開擁十餘人皆是皇族內有柔福帝姬康福帝姬相國公可辨餘皆不可識皆著青袍白袍二帝與后遠視舉聲大哭左右促行不及一語而過移時又如前有軍馬簇擁皇族又有二十餘人在三十里外直奔來行不駐足少頃又有軍馬如前有一馬軍至寺前謂澤利曰此隊中有康王先去燕京也言訖去甚疾移時纍纍不絕凡過軍馬十八隊皆是護送皇族二帝二帝但悲傷痛悼流涕不止日及猶催行至晚後騎報言鄉兵數隊約千餘人在此寺中屯駐澤利叱左右可分兵一半殺之乃遣次將骨夜叉將兵馬前去迎戰至半夜回報殺得入兵皆四散得糧而返初三日過一坡澤傍其中殺倒死屍堆集臭穢不可近有狼二頭在其中噬嚼人肉見人驚散烏鵲鳴噪可驚可駭是日在坡野中天氣漸熱無水可飲帝渴甚莫有敢供者自三月半開拘執甚急雖便溺必使人持刀隨從初五日已後不復能記月日盡行廣野大途日以飢渴爲念不復記憶也但云或日觀者自可見其次第也或日一鄉邨數十家見澤利至俄有褐衣前揖澤利奉上一酒食帝及二后亦有酒食頗豐腴或日至一縣不暇問名亦有官出迎如前備酒食內有一知縣者乃一番官見澤利畢次見帝及后曰小番取得肅王小女爲妻要見皇后乃引一女子前拜已戎服執炙視太后等泣曰奴肅王小女珍珍也呼太后爲婆婆朱后爲姆姆曰前日爲軍馬擁迫至此其首領萬戶不